

「中篇小说集」

陈崇正◎著

半步村 叙事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叙事 半步村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半步村叙事 / 陈崇正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5.3 (2015.6 重印)

(“文化东莞”专项资金资助出版文艺类丛书)

ISBN 978-7-5360-7405-7

I. ①半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8006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张 懿 李珊珊 张 旬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刘红刚 卢嘉恩

书 名 半步村叙事

BANBUCUN XUSHI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10.25

字 数 225,000字
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2次印刷

定 价 2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自序

寻找半步村

我们大部分人一生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。明白自己总必须寻找点什么，往往是痛苦的开始。在找到半步村之前，我一直在快感之中写小说，一切并没有任何异常。我知道自己写得不好，但文字能换点稿费，偶尔还有人叫好，也勉强能混得下去。

但几年前，这一切发生了变化。在我的写作过程之中，由于懒得重新命名，我将所有人物都栽种在一个叫半步村的虚构之地。在这样相对集中的时空之中，一些人物不断被反复唤醒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反过来唤醒我：我为他们编造的故事，并不一定是他们希望开始的。

正是在这一刻，我告别了青春写作，而将自己置身于寓言式的写作之中。你可能无法理解一个虚构的村庄给我带来的冲击，它的每一扇窗户，每一条排水管道，每一声耳语呢喃，或者一只蜜蜂飞过荡起的微弱的气浪，都蕴藏了生存的温暖、痛楚和秘密，都值得用心去体察。这样说，可能会招来嘲笑——这样的套路，福克纳和莫言等前辈都是这么干的，没什么新鲜的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用一个村落来作为他作品中的地标的确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，但是并不是每个作家都适合拥有一个半步村。半步村对于我而言，并不是

故事在一个空间上简单的叠加，而是提供了一种与现实必要的距离感，一种分寸和尺度，让我可以像一只大肚子的蜘蛛那样进行编织，不是贴在地上，也不是飞在空中，而是获取了一个悬空俯瞰的自由视角。

在以半步村为记忆基点的模型之中，我的写作大概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比较荒谬夸张，一类相对温情。这本小说集应该就属于后者。小说并不会蓄意去伤害什么，它只是将生活带给灵魂的伤疤记录下来。我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，能写多少，对于创作这件事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：既相信我能写好，又悲哀于时空和才华的极限。有一天晚上我做梦，梦见我就要死了，但我惦记的居然是硬盘里那些还没完成的小说。醒来时我对自己说，你还没写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，所以要粗鄙地活下去。无论现实有多么令人难堪，但只活一次的痕迹，必须刻得足够深，入骨入髓，才不白来这一遭。这样想过之后我心满意足又迷迷糊糊睡去，待到真的醒来时天已经大亮，想着自己做个梦都这么严肃，本该梦见仙女下凡的。

若一个作家整天背着意义走路，也太累人了。大概活着总得做点什么，做着就痴迷进去，总要不无遗憾，严肃起来就挺不好玩。我本就是一个挺无趣的人，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辣，就喜欢喝茶，之所以写小说也为了证明自己很好玩，但这样一来便是更深层的无趣，这真是好玩。

二〇一四年三月于松山湖

目录 | Contents

自序 寻找半步村	001
半步村叙事	001
你所不知道的	080
春风斩	130
秋风斩	165
夏雨斋	205
冬雨楼	238
双线笔记	280

半步村叙事

0

半步村是一个漂浮在记忆之中的村庄。骆驼般起伏的群山绵延环绕，形成足够的真空让它可以独立于历史之外，又布满历史的斑纹。在这里狗是很好的食物，而吃猫肉则被认为是不吉利的；时至今日，男女相亲依然以生辰八字为凭，会面之后如若一方身体不适，即使只是打了一个喷嚏，这桩婚事就可能告吹。

按理说，你应该不认识我，但现在我要告诉你，我的名字叫钱小门。虽然这样说话的口气有点不诚恳，然而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：我是一个好孩子。

那一年，这个村庄依然贫穷，碧河依然静静流淌，而我出生了。我的出生并未为家族带来任何荣耀，相反，我是作为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出现的。自从我出生之后，族里的人就开始担心我爹，那个马贼，会带着他的人马卷土重来，从此，血洗村庄成为一个最为扣人心弦而又并不美丽的传说。

就连村口为我掏耳朵的麻阿婆都说：

“钱小门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姓钱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为什么?”

“因为你爹是一个马贼，马贼最喜欢钱了。”麻阿婆总是乐呵呵的样子。

“我爷爷也姓钱！我爷爷说现在是清平社会，没有马贼！马贼应该都姓马的！”

“谁说没有？”麻阿婆的眼睛瞪得老大，满是皱纹的脸陡然如面条一样拉长，她像动画片里面的巫婆一样，伸手往门外的大榕树一指，大声说：“那一年，你爹就是从那个山坡上骑着马冲下来的，杀光了村里所有的狗，一群人在大榕树下面煮狗肉吃，吃完之后就把你娘掠走，这一年寒冬你就出生了。”

“我爷爷说没有什么马贼，生产队连祖宗的坟也敢挖，只要插上毛主席的旗子，就什么都敢做了。”

看着我较真的样子，麻阿婆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麻阿婆以给别人掏耳朵为生，是一个大好人。她有一个孙女，年龄比我小几岁，取了个奇怪的名字，叫宁夏。

麻阿婆见宁夏端着一盆水走过来，就说：“宁夏，你说，他不是马贼的儿子？”

“马贼的儿子怎么了？马贼的孩子聪明！”宁夏说。

“你看你看，这不是，我们家宁夏都说你是马贼的孩子，你看这还不是……”麻阿婆笑了。

宁夏没有说话，端着那个铁脸盆出去了。

……

和城市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不同，在半步村，用亲情、血缘、族系形成的网络将所有人连接起来，同时也将每个人捆绑起来。也许可以说，在一个贫困封闭的小山村里生活，比在城市里更

需要技巧。我一直秉承一个原则：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欠的，一旦欠下了，可能一辈子都还不了。比如我的爷爷和麻阿婆，他们之间的账本，垒起来应该可以压死人。当然，这样说起来太严肃，也太历史，但我关心的是我出生那年，那是我坐标的原点，其余的历史与时间，是可以捏扁了重新雕刻的。

一、钱小门的检讨书

1

《捡桃书》之一

亲爱的李校长：

我向您捡桃，都是我的错。不关关多宝他们的事。是我让他们把粪便扔向隔壁医院的。我应该让他们用厚一点的纸包好，不能用香烟纸，太小，这样粪便是会溅出来的。

我是钱小门。

2

《检讨书》之二

亲爱的李校长：

上次的检讨书写了一个错别字，把“检讨”写成“捡桃”，经过您的谆谆教导，我已经改过来了，现在重新写一遍。

因为医院在我们半步村小学隔壁，还有一间太平间，挨得最近，每天总是有人在里面哭，哭得我们教室里的女同学也跟着哭，所以我们男生在我的谆谆教导下，采用扔粪便的方法，效果非常明

显。但经过您的谆谆教导，我决定让他们不要再扔了。因为粪便应该用来当肥料，不应该扔给医院的，这样太亏了。

您叫我小门。

3

《检讨书》之三

亲爱的李校长：

这回确实不关我的事。我让他们别扔了，但他们说憋不住。

以前总是早上八点钟上课之前蹲厕所，并及时把粪便扔到隔壁太平间喂死人，让死人别哭。但现在不许扔，他们也忘了拉。所以上课他们憋不住，还是跑到外面拉了。由于习惯，拉完还是扔了。

这是他们习惯不好。但他们说，如果不扔，他们就拉不出，会影响健康。

钱小门。

4

《检讨书》之四

敬爱的李校长：

您说校长不能用“亲爱”，应该用“敬爱”。我已经改过来了。

我已经很努力替您叫关多宝他们别乱来，但他们现在不大听我的，还是说，不扔就拉不出。还有，不是他们不想听您的谆谆教导，而是他们不知道医院的刘院长会那么早来太平间巡查；也不知道那包粪便会刚好砸在他头上。为了这件事，班主任何数学已经谆谆教育了我们，答应给我们每人每天一颗白兔糖。

我保证，有了白兔糖，他们都会听我的。

我叫钱小门。

5

《检讨书》之五

亲爱的李校长：

“敬爱的”不好听，我研究了一下，觉得还是得用“亲爱的”。

今天我又打架了，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。我让他们每人留半颗白兔糖给我，我带去给我娘吃，她喜欢吃白兔糖。但他们却不肯，说是何数学给的。还骂我是马贼的儿子，骂我娘是一个关在石屋子里的疯子。我就打了他们，每一个都打了。我让他们知道马贼的儿子打架有多厉害。

但我没有用上我爷爷教我的招式。我爷爷说，他教我的拳术和二指禅，不能用来打小孩和女人，不然就不教我了。您知道，我爷爷，钱老爷子，年轻时候还曾经打死过日本鬼子，他一个手指头能从敌人下巴穿进他的嘴巴。

我把白兔糖都拿到石屋子给了我娘，她吃得好开心。

钱小门

6

《检讨书》之六

亲爱的李校长：

我是钱小门。

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。那个坑害死了两只老母鸡，险些把村里的二哑子也害死了。

昨天星期天，你叫我们挖那个坑，是为了积蓄人粪便、牛粪

便、猪粪便等肥料。我们的计划是：早上挖坑，傍晚时候才把肥料倒进去，这样就不会太臭。

我们只用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就把坑挖好了，有一个人深，我们和二哑子在坑里练习朝天蹬和飞檐走壁，二哑子老是输，他没法子从坑里两步跳出坑外，所以被我们开除了，不让他玩。

傍晚我们又用了九头牛和两只老虎的力气把粪便都倒在坑里，但我不知道母鸡夜不归宿，往里面掉，就死了。也不知道晚上二哑子会不服气，又偷偷跑来练习朝天蹬和飞檐走壁。坑里黑咕隆咚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我猜他一跳下去，粪便差不多淹过他的头顶，这叫灭顶之灾。

他又是个哑巴，叫不出来，但幸好他比母鸡聪明，懂得掂起脚尖。幸好黑老二半夜三点钟出来尿尿看到他，不然恐怕即使不是像两只母鸡一样被淹死，也会被冻死。

他在粪便里泡了大半夜，全身发臭，我们现在没有人愿意跟他玩的。

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，请您继续谆谆教导！

我的名字前面已经写过了。

7

《检讨书》之七

亲爱的李校长：

昨天我爷爷把我叫去，他告诉我，他已经很老了，门口那棵树已经有两百多岁了，后山有一棵树是汉武帝那时候的。他还告诉我，您只比他小十岁，半步村学校还要您撑着，他要我必须十分尊重您。

别人的话我可以不听，但我爷爷的话我一定要听，因为他姓钱。

我知道是我不好，何数学是我们的班主任，我们应该像尊重您一样尊重他，但何数学胆子总是太小。我们向来看不起二哑子，但二哑子却看不起何数学金灿灿的铜牙，何数学看到二哑子，还跳下自行车给他点烟。

我也让他们别欺负何数学，但他们说何数学太可爱了，这么可爱的老师，不欺负对不起自己。看来我要谆谆教导一下他们。

小门

8

《检讨书》之八

亲爱的李校长：

这件事我没有错！

没错，我娘是个疯子，但她还是我娘。她被关在石屋里面，不是因为她是疯子，而是因为她喜欢那间石屋，只有在坚固的石屋里待着，她才睡得着。我娘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，没有人可以看不起她！也没有人可以欺负她！

我娘在石屋里是不穿衣服的，谁都知道走近田野里的那间石屋，钱小门是不会饶了他的！

何数学不应该在石屋外面看我娘洗澡；我打他的时候他不应该哭；哭也没有错，他不应该那么诚实说他每周都会来看我娘一次，这分明是想激怒我；还有，他不应该说那天是我娘的生日，我娘的生日连我爷爷都不知道，他何数学怎么可能知道？他这混蛋，想撒谎也得看天气！

我娘叫我别打他，当着我娘的面，我是不会打他的，吓了我娘那可划不来。

但何数学知道他没有好日子过的，不杀鸡儆猴，以后我娘还是会被人欺负。我放出话去，要把何数学抬到碧河里扔了，但我迟迟不动手，我就是想让他不得安宁。果然，有人告诉我，何数学屋里的灯一直亮着，这混蛋怕了，他失眠了。

当然没有人相信我会真把他抬去扔了，除了他自己。

但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这件事应该不会发生，不用担心。我在等他屋里的灯关了，在等他安心地睡。终于，我实现愿望，把他抬出去扔了。

李校长，我没有错，我不能让别人欺负我娘。何数学是个伪君子，这样的人不配当我的老师，他死胆小，色胆大，他活该！

我是小门，小门，小门！

9

《检讨书》之九

亲爱的李校长：

村口的麻阿婆死了，没有人为我掏耳朵了。

这本来不用检讨的。但我觉得很伤心，所以写了这张检讨书，还放您信箱里。

麻阿婆那双皱巴巴的手摸在我的脖子上，真的很温暖很舒服，但现在都没有了。

麻阿婆死的时候，要我爷爷去看她。我爷爷赶过去，我第一次看到我爷爷哭了，他头发那么白，坐在一只矮凳上，哭得鼻涕都出来了。

麻阿婆只交代我爷爷一件事，她说：送宁夏到外面读书。

我爷爷含着泪水点了点头，麻阿婆就走了。

钱小门

10

《检讨书》之十

亲爱的李校长：

我爷爷说，很多老人都熬不过冬天。他说，他熬过冬天的秘诀是喝酒。

李校长，您这个冬天也要记得喝酒。

钱小门

11

《检讨书》之十一

亲爱的李校长：

我也不知道我爷爷给了宁夏多少钱，总之他是把宁夏送出去了。

她走的时候，说，钱小门，别听他们的，你不是马贼的儿子。这世界没有马贼。

宁夏看人的眼神好奇怪，我觉得有点怕她。

钱小门

12

《检讨书》之十二

亲爱的李校长：

您没有听我的话，您一定没有喝酒。我知道你看不到我的检讨书了。

但我会记得您的话的，无论这世界上有没有马贼，有没有梅花党，我都不会让他们再来侵犯我们的村庄。

我爷爷说，李校长离开这个世界，让我也退学了。但我记住您的谆谆教导，我会好好罩着何数学，不让他被别人欺负的。

钱小门给您老人家磕头了！

二、我不姓马，我姓宁，叫宁夏

1

我叫宁夏，比钱小门迟几年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但我从来都叫他钱小门，不叫他哥哥。后来走出半步村，到了大都市，我才知道有许多女孩子都叫宁夏，甚至电视剧的主人公都喜欢叫宁夏。虽然这些人都和我一样，不是在宁夏出生的。总而言之，这名字实在太俗了。

我奶奶是麻阿婆，我小时候管她叫麻娘。我奶奶死的时候，把我托付给钱小门的爷爷，钱老爷子，让他送我到外面读书。钱老爷子答应了，我奶奶就死了。

我奶奶说，钱老爷子是个坏人，虽然在半步村，所有人都敬重他，很多人都怕他，但我奶奶说，没有人知道他底细，要数罪孽，钱老爷子用十个手指都数不过来。奶奶说，她死了，这些往事就会随风飘走，没有人再去提及，也就没有人会知道，像一个被尘土封埋的瓮子，永远合上了嘴。

在我奶奶死之前，很多人都会在不同的时间来到我家的破棚子，在帆布椅子上躺下，让奶奶给他们掏耳朵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都歪着头，眉头一蹙一蹙的，口水都流了下来，甚至口中发出轻轻的呻吟声。我奶奶对耳朵的理解，就如同盲人对于黑暗，聋子对于寂静一样。她能够闭着眼睛分辨出十九种不同的耳朵类型。她似乎有两条触须，可以触摸到耳朵的每一个细小的部分。一个小小的耳孔，对她而言便是一口大水井。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水井中不停地捕捞和清理，她会认真对待耳朵中的每一处凹凸，把握好力道和尺寸。什么地方应该用力，什么地方不该触碰，她都了然于胸。耳朵掏完了，奶奶会冲着顾客的耳朵吹上一口热气，叫一声好了，意思是说你应该付钱了。

半步村三百多户人家，最经常光顾我们的生意的，是何数学，一位数学老师，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几乎全村的人都叫他何数学。而唯一从来没有到我家掏过耳朵的人，是钱老爷子。也是钱老爷子，在我奶奶死的时候，握着我奶奶的手，老泪纵横，泣不成声。钱老爷子这个举动，让我更加相信奶奶的话——他一定做过对不起奶奶的事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钱老爷子和我奶奶在路上相遇，总像两个陌生人。按我的理解是：因为钱老爷子讨厌何数学，所以不来掏耳朵。

而何数学经常光顾。几乎是每一个周六的下午，何数学都会准时出现在巷口。他开始是走路，紧贴着墙边走，双手做一个扶墙的动作，随时准备摔倒，一双近视的小眼睛一闪一闪，怎么看都像一只老鼠。他的铜牙，他这些动作都成了学生取笑他的材料。每当他走在路上，同学们都会跟在后面模仿他的动作。后来何数学骑着一辆破单车，每到一个拐角，他都会停下来，打铃，铃铃铃，然后探